

客
窗
閒
話

客窗閒話卷八

鹽官 吳熾昌 薊斤 蕡

湯文正

蕪郡社會甲於全吳暮春之際舉國若狂其會首紳
耆咸集神廟公議分坊歛貨置辦彩衣務極鮮艷搬
演故事則翻新出奇爭奢鬪富卽如壽星之袍以珍
珠滿綴壽字百盞之寶以經尺翡翠盤盛金葉火齊
珠鍾進士送妹以二尺餘之白玉瓶內插珊瑚枝上

站雲擁美人隨小鬼執綉蓋此之謂擡閣一座之價
使人不能估測不僅以金玉鐳結闌干而已如是者
數十座又有所謂肩閣堯于彩龍馬道等類不計其
數以是故遠近來觀者千萬人凡臨街之樓招集婦
女皆憑欄俯矚粉白黛綠迷眩一時故少壯之徒爭
賭目力百十成羣隨會來往評定美人今年以某處
某人爲狀元必覆之匹五日衆議愈同則採其父母
夫家皆有垂涎之意時有趙五官者年十七八已訂

婚孫姓在錢局作夥是日墮衆縱觀知衆所定之元
係及笄女訪之卽孫姓趙五官之未婚妻也五官意
亂神迷惟欲速娶爲快第歲俸十餘千錢不敷奉母
何以爲婚與母謀之母告以父在日有錢會應得一
百餘千或可敷用但須搖點未能操必得之權五官
憶及大五聖堂其神甚靈有求必應至搖會之日以
香燭往告云如得會完娶之後夫婦偕來叩謝祝畢
赴會舉散拈之得三十六點如願而歸遣媒訂期納

柔迎娶花燭之下婦果艷麗傾城五官不禁狂喜惟
新婦似憎夫貌陋然亦無詞三朝後具牲禮同婦往
酬五聖而回婦已卸粧矣至晚忽又盛飾端坐五官
入房婦正色拒之曰我非汝家人矣五聖將迎我爲
夫人法駕將臨汝其速退勿干神怒也五官疑其有
瘋疾卽出延醫醫至而婦已僵異香滿室遙聞音樂
之聲五官大慟殯殮後以神奪民婦訟於邑宰官斥
其誣妄不准奔告於府太守視其人神色悲忿姑納

其詞五官赴虎印問上有某暗子者名重一時爲之
封成駭曰異哉汝欲與神訟耶訟果勝今故子時聽
審勿違離也五官欣然歸寓是時湯文正公撫江南
正直之聲震於遐邇神亦畏之暗隨五官來知太守
已收呈狀黃夜入藩庫緣庫內有三金寶係守藏之
物五聖盜之穿庫樓而出神光燭天巡守者皆誤爲
火起鳴鉦高叫方伯親臨吏役俱集開庫檢點惟金
寶三不知所之矣五聖以寶入撫院內宅示夢於夫

人曰予爲吳江之五聖神被頑民妄控於府求爲庇
佑願以金寶爲餽乃擲之於牀臺夫人聞震聲而覺
則金寶三枚儼在妾命婢女請文正入語以異事言
未畢而門外傳點聲請公昇座文正出則兩司百官
咸聚方伯以失寶事告文正笑曰盜易得勿張惶也
問首府曰昨有人控神奪民婦者乎以其詞來太守
曰有之飭從者取到立傳趨五官文正面鞠之得實
歸寶於庫具狀牒正一真人府請經之真人覆文曰

神雖不正婦亦淫和憎其夫而悅神貌致成姦圖孽
由自作然陰陽道隔雖和同強申草聖神之號遣發
幽都長爲餓鬼以正其罪可也文正命地方官撲五
聖像居民爭毀之今改爲總官堂矣

科場五則

吳生浙之携李人儒而兼賈不預科場久矣是年夢
其父祖催令入闈生自知此道荒疎無可徵幸之處
置之勿論嗣又夢父祖厲色督責之曰汝若不去場

中缺一字廉矣是爲違天違天不祥必有後禍生焉
述其無文何遇父笑曰易耳今科頭題爲鄉人皆好之
一節本家蘭咳先生有此文汝入闈時訪而錄之可
也生始欣然溫故人闈訪問蘭咳先生所在夫吳蘭
咳者時文中之名手也其門下從學之徒數百人矣
科甲入詞林者甚衆惟先生落筆高古屢困場屋時
年已五旬外矣功名之念甚切生訪得之致其景仰
之意曰聞先生宿下有鄉人贊好之一節題文爲士林

傳誦小子與先生居隔百里未由親炙今日尙閒務
求賜教蘭孩見其殷勤難卻錄出與觀生曰咨小子
攜回號舍細細揣摩可乎蘭孩頷之生歡喜捧去未
幾蘭孩亦往生號內答之見其在卷上揮毫疾書訝
曰尙未出題何得有文生笑曰小子讀先生文不忍
釋手恭繕試卷以誌欽佩卽文不對題不過被黜而
已亦所甘心蘭孩曰我累足下矣奈何奈何遂別去
逢相識者告之一時傳作新聞是夜試題出果對蘭

咳不勝悔恨曰得意之作既被人錄去諒天意終身
不得售矣遂信筆一揮交卷而出二三場爲門人若
勸說事是科竟中蘭咳以舊作入見座主曰門生薄
有微名閣中之作聊以塞責不堪爲多士寓目請察
此文易之座主曰可雖然此文若在場中未必中式
蓋閱卷如走馬看花氣機流走者易於動目此文非
反復數過不知其佳處試官有此閒情乎故無益也
蘭咳悟隨有讀墨一隅之選先是吳生聽不作第

人想整頓衣冠預備筵讌思作新孝廉之樂若登天
然瞬過重陽閏榜發而好音竟絕覓得題名已錄觀之
蘭陔高捷矣怨恨之極怒其父祖曰何爲誑騙子孫
耶欲毀木主夜復夢父祖來怒責之曰不肖子無知
此中自有天命汝若不抄截蘭陔之文彼必自錄又
不得中式矣生曰彼之中與不中與我何干耶父曰
闈中飯食皆出帑項卽爲天祿非生時註籍豈身得
哉汝命中尙有一次不完總不得安靜也生悟次科

仍入闈其友曰前此得極妙文章尙不入設今何爲
耶生曰公等皆掄元奪魁手我自來領欵賜飯食以
了公案耳

北闈大學士某公典試題爲回也聞一以知十二句
所取文內有用易經天一地二及七日來復八月有
凶等語不謙士心好事者撰新戲云玉帝巡狩忽見
怨氣上中阻駕問於太白星官奏曰此時人間鄉談
士子有不才而過才而不遇者不安義命故有此怨

毒之氣致干取薦帝曰鄉試取上俱有定額本屬善法若二教中仙佛漫無定數致有弄法欺人曉妖作怪之輩朕甚慮之亦將仿照人間舉行鄉試可乎太白曰善哉善哉不可緩矣爰命文昌歷舉文理優長之神仙以充試官如儒童菩薩文殊菩薩及地下修文即羣皆命往洞天福地紛紛去矣惟玉京尚無典試者帝問太白星官太白曰此處應位尊特顯者爲之乃舉齊天大聖孫悟空帝曰尊矣顯矣奈其不遜

文星乎太白曰天下試官未必盡通况猴子最靈奉
命之後自能設法延請高明相助可無慮矣爰召悟
空命之手試不得推辭悟空不敢違命入文昌宮請
友爲助文昌曰我宮內天聾地啞二童俱被人專職
去矣焉有餘人悟空退思曰純陽係大唐進士必通
文理往商之呂祖曰我已奉命典不琅環福地何暇
相助無已或訪知命之士以命取人亦不爲屈悟空
往訪崑崙先生行抵比天門與玄天上帝晤問知去

意上帝笑曰若須知命者不必遠求我座下龜靈聖母爲賞今第一能手悟空悅乃召聖母見之曰蠢然一物請入闈中未免不雅聖母曰我之法身能大能小能現能隱請緝爲金錢龜藏於大聖袖中則人皆不覺及閱文時我知其命應中式者以我八卦衣在大聖前顯之大聖取之無誤也悟空從之故是材多取八卦者戲爲皇上所聞罰試官俸而停用泛詞者三科會試

江右召貢生有三子皆業儒長爲廩膳生次爲增廣
生其三應童試十餘年不售長爲老童生矣其父厭
惡之謫在厨房司爨故燒火三相公之名噪於戚里
值開科年長次二子高列優等將屆入闈父命三相
公同往會垣供奔走之役三相公欣然應命入見其
妻嗚咽悲泣三相公叩其故妻曰二伯人也汝亦人
也何二伯若座上客汝爲竈下養耶已屬無耻今第
爲送考之下走爲汝妻者何顏立於妯娌間耶三相

公曰我豈樂爲父命難違耳妻曰我何敢教汝違父
命汝若有志亦得進場我與有榮施矣三相公曰童
生焉得與大試奈我命何妻曰汝此去必謁丈人是
爲方伯管庫之吏捐納省監係屬專司我有金珠在
汝以質與丈人納一監生亦可覩光闈屋矣三相公
歡然從之僞父兄赴會垣謁妻父納監訖歸謂父曰
丈人強與兒監欲兒就試也父曰遺才不取或賄出
牆東看汝何言對丈人耶及錄遺公然附取得隨爾

兄入闈因三相公食量甚宏其父爲之備紹酒金蹄

燒鴨薰鵝之類滿足一挑三相公領卷入號舍見其

左右鄰皆武林寒士三相公慷慨食之鄰士皆悅是

夜題來譬如爲山四句至次日之下午三相公仍大

烹以延鄰士皆議論各人作法三相公默然鄰士叩

其故三相公實告以初次觀光遇大題敷衍難成奈

何鄰士笑曰若欲完篇何難之有十三經中不乏山

字話頭莫管義理填砌成文則洋洋數千言尙引用

不完也三相公亦實告以腹內空虛之故鄰士爭爲
寫書且教以連用之法三相公大悟揮灑自如千言
立就試畢其長次二兄皆錄文呈父父乃舉酒闔文
恬吟密詠推爲必售之作三相公亦技癢以其稿恭
呈父前其父拍案大呼曰浮泛至此亦可以見人乎
不知愧慙至汝極矣其兄碎其文喝令速退毋觸父
怒也三相公抱頭鼠竄而泣是科主試者非鄧奇卽
帥怪此二公者生性偏僻好爲詭異十五日例設論

元譙隔簾相叙內則正副二三試帶同十八房考官
外則監臨中丞相牽提調各官合宴此夜公請王試
宣明題義應取何等文字以定元魁大主試笑曰文
無定法惟真山真水者巾此戲言也中丞不覺失聲
要笑衆官和之闕堂一粲大主試怒拂袖而起曰我
欲云云誰敢爾爾竟罷宴入內衆官不歡而散皆私
議特覓此等浮泛之作以玩之幸有三相公之文在
一房官得之笑不可遏衆官聞聲趨視曰有此不道

主試卽有此不通舉子可謂千古奇遇衆曰何不藍
之此房官曰無乃過譴衆曰我等公薦如何皆首肯
於是十八官相率呈堂曰職等自奉命後在九千六
百餘卷中僅搜求得真山真水者一本用敢公呈電
鑑大主試閱之明知衆官譴已拍案而起曰如此典
博之文不合檢元耶舉筆於填書之處密密圈之
標定第一名衆官面面相覷不敢作聲幸副主試聞
聲而來持此卷且讀且笑謂大主試曰博則博矣無

乃稍涉浮泛乎大主試曰此元我定與閣下無干放
榜後我自掛彈章聽皇上處分可也咸知其固執之
性崛強難挽皆無言而退三相公居然發解矣是時
召公率其三千移寓西湖之麓至龍虎日高會親友
開讌以俟捷音各出文互相讚誦三相公舉盞筆盤
往來應酬或索其文閱復爲父兄詬評或怒曰渠既
入場何至不堪如此携三相公手踏月湖堤以銷不
之氣值報捷者飛輿而來問之有召姓三相公墓

曰我兄中矣其擁至父前眾稱非常之喜先索報賞
不與名條閱視召曰我大兒合中久矣今發已遲不
足奇也眾曰否召曰然則我次兒正應中式眾亦曰
否召曰否則誤矣豈有燒火三和公得中舉人耶眾
曰然召曰果有之已屬萬幸不過副車好則榜尾耳
眾曰請定賞例自觀名條可知也召曰副車十金正
榜倍之眾曰元魁如何召曰鬼則五十元可百金決
無此理眾使書券訖燬其百金一紙而與之報條公

然第一召駭曰文風之變遷至於此極今而後不敢
復論文矣

有朱解元者眇一目時人呼爲朱瞎子亦曰朱半油
時文中之能手也名噪一時其未發解之前一科借
友赴試八月初七日夜夢見二青衣相邀入一殿延
有冕旒王者降階相迎曰聞先生文名藉甚今有雨
浙闈墨請先生爲之潤飾朱唯唯延入後殿朱衣褲
以卷送閱主者命置筆硯於几而退朱見元作格法

高超惟稍有未圓融處爲之易數字已盡善矣王者
復來謂朱曰先生且停筆墨今科解元文亦尙好
意該縣城隍神來奏此生近有姦人室女事陰德有
虧應削其籍予已追取下科解元文到請先生正之
朱閱其文曰此必童子之作質地雖佳功夫未到何
以冠多士王者曰且譴就文整頓資格所限不能易
他人也朱大加刪削鍊作老境筆路以呈王者王者

矣王者大悅曰先生再後科之元也今以闕卷功被
補下科元缺以酬勞瘁至所黜之元係山陰某生姦
其鄰女幸未破敗然而紳自如電已爲所司執奏先
生歸去訪其人勸之改過將來尙可登科也至新解
元誠如先生所云係新進童子其父兄皆爲詞林仁
和人祖功宗德甚厚子孫科第未有艾也然此子拔
早一科陰律應減陽壽五年先生亦爲之勸勉俾緇
其祖武不但壽可免減祿且自增殊遂命青衣僕送

朱因寓而夢覺已高臥三日其僕守之見朱忽醒曰
何病耶頭場將畢自誤功名奈何朱曰倦耳無病遣
僕往接其友錄出兩元作俟友回出門訪見山陰在
及仁和童子告以神語以文爲證皆惶悚受教朱歸
視親友之文一讀破題卽知其中第幾各有佳文曰
惜哉不售其傷陰隲耶初不之信後皆不爽遂有半
仙之稱

吾鄉有劉君者應童試不售去而習申韓業公然爲

幕丁卯歲朝夢迎天榜伊名列第一不覺技癢復理
故業納監入闈頭場犯規被貼居然第一此鬼神挪
揄之耶抑若吳生之命有天錄耶必居一於此矣

卜者梁翁

海昌張端林父爲雲南尉卒於任端林迎父柩歸道
由湖廣米價甚廉以官囊所有糴八百石舟運入豫
江值大風望船多處收泊至一村落四面皆河客舟
環泊中有一大家高其閤閣厚其牆垣門前停舟更

端林登岸散步偶入酒肆沽飲獨酌聞人談論
者梁翁知人過去未來專言休咎其應如響端林就
客問之始知卽大宅內之人過異傳以大六壬著名
問卜無須開口卽知所事因此起家巨萬近以年老
每日只賣十二課須黎明至其家與掛號者清錢百
文課金一兩得列簿內則得卦遲則掛號不及卽不
得預人爭趨之有不遠千里而來候教者故門前舟
常滿也端林亦起意問卜次日賈銀錢入其家門房

內設檀掌櫃者係其親戚收儀登號及端林去十二
數已滿強之增添則曰非翁自主不敢者加也乃持
簿邀十二客入內端林隨入觀之登堂入室室中陳
設精雅有老翁年近八旬帶四品冠據案上坐前列
牙籌一筒兩旁設四小几各具筆硯其徒四人何處
書單前後坐椅環列客入翁起讓坐客各就位案
人開簿唱號曰第一號某客請抽籌客抽送翁觀
觀籌拍指謂其徒曰某客得某時因某事問課王何

吉凶徒舉筆照錄所斷皆合來意無一爽者十二課
次第畢客亦陸續退出端林目注神疑忘其進退爲
忽謂曰遠客不及入號老朽合送一課以盡地主之
誼足下姓張從滇南來耶端林曰然何以知之翁曰
足下坐於離宮正時屬午度值張星我故知之今日
乙卯三傳申酉戌爲日之財官值貴神虎常立夫自
虎凶神同官爻爲有官之尊屬舟中合有父權戌爲
地獄生前曾爲司獄之官太常爲米麥附酉金而兼

運茹當帶有稻米兩金重四其八百石平寅甲一冲箕星動矣明日寅時轉西北風大順末傳爲地足與卯作合應十二月之卯日到籍其米不但不得價且顆粒全無緣財入玄武耗散之手盡化爲三傳之鬼矣足下其慎之端林得課回舟果於五鼓得順風接帆而進於臘月二十六日巳卯抵邑之王家橋改歲之際無服安葬泊舟處有姊夫陸某米客也借其關地權厝父棺因思米運入家宗族強借可虞不如運

姊家以寄於棧端林奉母回城度歲歲朝往賀姊
即關而入其姊對之號泣曰爾姊夫虧客貨千餘
全上年爾所寄之米被客強起去姊夫無以對爾今
不知遁於何處端林憶及梁翁之課慨然曰數日前
定果無可逃姊毋惶急忝在至親米價不必討論矣
我爲尋訪姊夫歸家可也

小王干

江左徐君知醫道開設藥肆爲業門前官河栽柳成

行有美蔭一丐者小艇恒泊於下有二婦操異音
與其夫盪漿行乞盛暑之際忽聞二婦大放悲聲徐
往視之丐已欲斃氣存一息發惻隱心謂其婦曰爾
夫當是痧症我取藥來或可救也遂與諸酥丸用童
便灌之大醒越日大愈丐登門叩首謝活命恩自此
放舟一去不復反矣歷十餘年徐積得百數金與親
友合本渡海赴關東販豆遇颶風飄入大洋舟子不
能爲力砍桅去帆任其播揚不知幾日夜亦不知幾

千百里遇島觸磯而舟碎財物俱沉所幸人無傷損
聚哭於沙嶼而已此島內係大鎮市朝鮮所轄有瞭
望者見舟破人存咸來問訊備錄名單飛報所司值
小王子巡邊聞報見單親臨點驗至可若細審其行
業口先生門前垂柳尙存乎徐不知所以謹以實對
王子乃命司官以諸客就養於館舍厚給其餼廩曰
遇便送還天朝可也命備法駕肅徐登輦王自乘騎
前導白旌黃絨禁尉傳呼行人跪道徐怛怛然如夢

如痴聽之而已。越兩日及大城百官如迎添爾躡身
鑾輿稱蹕而入城中。三市六街人相輻湊至宮門。王
子挽徐手升殿。交拜分寶。宇西東對坐。傳命後宮宣
妃主夫人見客。乃有彩娥貴嬪翼二天人出。法衣象
服。佩玉。鳴璫。向徐盈盈再拜。徐答拜不迭。長跪於地。
曰：小人何德何能。敢受我王殊禮。請明以告我。以誌
異數。王子亦跪告曰：先生忘十年前柳陰下小艇中
之病丐乎。卽寡人也。我國法凡貴者得異症必遣醫

三年以伸憾悔寡人二十餘歲時忽得眩疾發則眩
暈卽死過日而蘇前王命太史占之須乞丐中華沿
海之區必有奇遇疾以痊也乃指二妃曰寡人帶渠
行乞得遇先生以仙丹救治寡人自此疾愈逮今十
餘年不復發矣昔年王父崩寡人接位國服甫滿尚
未朝貢請封故國人猶以小王子稱寡人耳今天幸
先生來此俾寡人有以報德先生欲貴乎富乎欲貴
則特設賓師之位以奉先生欲富則珍寶資財惟先

生命徐曰小人遠方醫士無奇才異能敢妄玷賓師以速官謗無已本爲運豆而來請假以贖本送之關東則感戴無旣矣王子笑曰關青豆不及小邦者不意中華貴重至此異日請先生觀我倉貯何如乃開大齋畢館徐於天使行宮命大臣之善華言者陪侍娛之以本國雜樂王子曰往朝之居數月徐思家欲歸辭留數日不得已王子命開大會請往觀豆則一顯之大約重四五分果勝於關青數倍徐欲之王子

康翁以贈載海舶數十艘奉徐與諸客以王大船送
之歸國徐貨豆得十餘萬金改藥肆爲質庫矣
或曰惜哉徐君不取珍寶而惓惓於豆薊斥曰倬哉
徐君不貪珍寶而僅僅以豆不失我中華體統其市
僧中之豪傑耶

姚幕府

臺逆之亂制軍已飛章入告集多官議勅守計連日
未決忽有嚴旨下值制軍筵讌時也客皆退避制軍

接讀之間目定口呆神魂失據頽乎坐上矣僕背惶
急奔告公子公子來先捧諭旨與蘇友純先生閱之
駭曰始矣上意切實其意緩限十日內平定爲今之
計惟有刻卽進兵以副廟謨公子曰父病垂危焉能
進勒姚曰我與尊公賓王相投久而無間今日之事
不得不出身贊襄姑將尊公擡送大堂我當代爲發
令公子不得已從之乃命文武員弁俱集轅門聽令
鳴炮升堂連坐擡制軍於煖閣垂其幃幕若避風然

姚服從者衣冠以令箭出入傳諭先命水師左備戰
艦命水軍總戎爲先行五鼓放洋直取麗耳門左軍
從左右軍從右張兩翼以助先行中軍擡申執械齊
集海門以候本督部征進命藩司速運軍需並揀選
文職之可以參贊軍謀者隨後軍聽用移請中丞
率臬道府縣保守城垣以備非常是時文自制軍以
下畏葸不前武自干把以上爭欲先戰以致內外惶
惑茲聞制軍忽然振作且號令井井有條軍奔莫不

雖從事令畢擡制軍入內以安神丸與獲湯灌之
見妻子環伺失聲悲泣曰吾命休矣公子以姚
先生所爲告之益駭曰如此則屍骨不得存矣請姚
先生商之姚曰此事無可再議者不進則聖怒莫測
難保身家進則雖死猶榮况生還可必乎制軍感之
躍然而興曰先生之言勝於良藥吾無病矣惟有求
先生借渡重洋始終其事姚曰諾兵貴神速請卽啟
行挽制軍手而出文武官弁羣以生輿至海門前軍

已發兩翼猶留訊其故緣解艦不足姚傳制軍令於海口曰有能以商舟濟我師者予五品官有舟子來試投之立給水師守備劄於是君舟爭集五冠畢登揚帆衝浪而前海神呵護一晝夜直抵一門攻其無備前軍已入兩翼從之制軍統全師進圍臺城出逆意外賊黨擄掠未回皆散漫村落間守衛羸弱姚與制軍巡督見城係竹木爲之伏兩翼於後道夜使前軍縱火聲喊缺後道以逸之賊出遇伏一鼓成擒招

降餘黨分派內地不旬日而全臺俱平飛騎報捷帝
大悅召制軍入覲曰朕視龍狼蕙猶昔此舉何其奮
勇必有能干贊之者制軍不敢隱高人姚慕友之事
特旨召見欲予一官姚頓首曰草莽之臣敢因聖訓
而自居功且贊襄助順卽所以報効朝廷與有官等
耳敢辭帝嘉其剛直錫以四品卿銜命永鎮閩督幕
府

新斤曰才如姚君方不愧爲大幕之賓不然庸庸者

流奚嘗書吏之頭自殘獲之首領耶烏足道哉

周封翁

勤之周老人八旬外樵於山而得寶藏娶賣業者女
生二子此見於記載久矣更有異者其長子目有真
光察人無錯生子煌少年入詞林故其父皆以封翁
尊之有楚人某進士煌同年也人本倣儻貌亦魁梧
與煌友善因歸班候選急欲自効謀捐分發素給周
氏多財與煌借銀兩于煌曰我祖年屆百有二子我

將告假上壽見其偕我回籍與父商之諒無不慨允也歸告乃翁翁出見客款接殷勤入室謂煌曰如敦與銀還百聽之但此後務宜踈遠以叻後思某得錢援例分發江南旋補巨邑專丁備禮賈銀付還致書感謝並達思慕之忱翁使記室答之以司總列名庫給使者盤費囑告乃至以翁父子俱未能作書因蒞故也不久某以賍敗身戮是時甫定寄頓者罪例寔室被誣往往有之是以究其家人詞連周氏煌時在

絕上以與其雖係同年向無音信往來爲辯上命檢
查無據宥釋不問又程老實者質庫中之立櫃夥也
其腹主以浮蕩敗欲舉十萬金之貨本願以八折速
售程每對人嗟嘆曰焉得八萬金則先發加二財矣
或詰之曰周氏以數百萬舉債汝往貸八萬金有何
難哉程信以爲然乃假夥伴衣冠往周宅請見封翁
翁見之陳其來意翁笑曰八萬金似非容易姑緩圖
之程自覺面莽踴踏告退翁送之出值陰沉欲雨客

去翁回而雨漸大翁思山路難行程已年高恐其失
跌使家人追之去逾時而客始還翁密詢家人云客
出門遇雨在樹林下去其衣履包裹而行小人追回
復在大門內裹着衣冠方人是以遲遲翁乃問程曰
足下衣冠自有之乎抑假於人乎請以實告程惶恐
曰借諸同殿數人湊合者翁曰善今天雨泥濘勿損
人之物姑止一宿明日我與足下偕往城中檢點還
廩再商行止可耳程唯唯次日翁果與程車馬僕從

而去庫中人見之深訝其事翁歷內外檢閱一過謂
程曰足下之言不謬竟與八萬金接續且平分餘計
使之司總程感激圖報克儉克勤是以歲入之利較
他處爲優或問於翁曰某進士品格魏相人人所願
交者而翁必辭絕之後果敗幾破其累程掌櫃買然
而來人人所譏誚者而翁毅然從之至今深得其力
是何道也翁曰道在目前人自不察耳某身爲進士
入仕有途何必欲速其貧可知矣貪以敗官古之訓

也程掌櫃假人衣履尙知保惜愛護矧巨萬財物乎
故知其受託不苟也

陬邑官親

西域之變大將軍福公奉命進剿統領巴圖魯及吉
林健旅聲勢赫奕所過州縣以辦差不善登白簡者
不一傳檄至陬邑缺既清苦官亦疲憊聞前途才幹
之員每有失誤心切恐懼日惟涕泣而已其官親某
向可徵比賦歛無聞今見其戚官將敗矣不忍坐視

乃謂之曰庫中有二三百金乎令曰有之不敷所用
曰既有之尚可爲也盡以予我不問出入或者無碍
前程乎大令無可如何之際姑以聽之時值盛暑炎
炎幾至流金燦石官親乃與工房相度館舍極其寬
廠築古色紙以表糊之字畫皆用舊物其椅桌以湘
核桃仁薰作烏木色以人家用舊之藤竹蓆片蒸洗
一色按其大小形像製爲引枕靠墊藍緞爲邊以玳
瑁襟楊花代綵實之其簾幕用深綠色銀絨竹爲之

其天棚目村口直接至上房長有里許因借買多蓆
僅敷一層恐透暑氣加以鹽包雜松毛蓋之其陳設
則山中購小松栢栽數百盆夾道而列所有茉莉花
夜來香之屬友在其後只覺芳馥而不見形影公館
後及左右牆外三面環列水桶以竹截作噴筒伏民
夫數百人各持一筒吸水向上細細噴之俾屋上棚
間不乾不濕溼潤而已西瓜爲汁以絹漚之稍加冰
糖薄荷水相和其涼沁腹茶用蘭芽雪瑞本係北產

氣香味厚色亦清烈用沙甌烹熟坐於水筒以取溫
和鋪陳甫畢大將軍至矣令出遠近將軍田較日之
下而來與入村口已覺陰涼至公館內兩旁松栢陰
森更覺沈靜古穆並無結彩懸燈耀目增光之物心
地一爽坐其鋪墊皆軟滑清香不覺大樂曰天仙界
水晶宮不是過矣不意僻陋小邑竟有是耶可見人
以才能爲貴也及進西瓜湯飲蘭露茶莫各其妙與
從官入曰此係尖站並非住宿之所然我自出都

來日夜不得傾息詎肯舍此清涼地而就火焰山耶
汝等彈壓兵役前往宿站只須留數人伺應我五鼓
啟程來也傳令入曰我食不甘味睡不貼席者久矣
賢大令造此福地我今夜宿此已分外撓攪毋多備
酒席毋合賞從人銀錢有強索者卽告我處直汝以
長才屈於十邑上司之過也我當保奏令叩首謝出
及進酒店則雪鴈水參酒鴨糟雞之類只覺香鮮醃
口無一毫肥膩氣味亦大醉飽樂甚以二千金與令

以備其背反起馬令來道謝即送將軍贊嘆不絕而
去此令果膺保薦仕至憲司皆一官親力也

或曰才能之士湮沒無聞惜乎薊斥曰此其小焉者
耳古來救君主於垂危轉覆敗於俄頃而史不列其
姓名者如趙之廝養卒金之兩書生功高不賞是以
名沒不彰其怨慟於九原即抑或不屑不潔如遺逸
輩之特隱其名耶東坡云但願我兒愚且魯無災無
害到公卿由此觀之是卒與書生固不屑爲公卿也

同胞三鼎甲

朋季之亂盜賊縱橫年內幾無完邑有其翁者鄉居
而巨富好行善事平日造橋修路舍藥施棺無不踴
躍從事及饑饉之年助賑外獨贍其鄉鄰者并一次
故遐邇稱善人莫不感激雖流賊之暴戾官劫庫亦
不忍犯翁家時有草寇中之僞大將軍擄掠婦女于
餘人肆其淫樂勿奉僞王調取進兵僞將不能携帶
婦女賊夥商令蓄存翁家因其閉房寬大而有養贍

也翁不敢辭受而舍之給與飲食賊去後夜聞婦女
悲慟聲翁不忍欲縱之入問婦女有所歸否眾皆曰
願死於道路不願生爲賊妻也翁各給銀米夜使遠
颺已遣僕廣收牲畜骨殖散布各屋內縱火焚之囑
鄰里勿洩未幾賊歸翁垂涕而告以失火故賊見在
樂場上悲慟死骸無等信之不久

聖王卽真哉定大難人民復業翁家三子皆讀書人
泮其大卽娶王氏女舊族也得時文真傳能決科第

于歸後索其夫窗課閱之曰郎君筆下迢迢元著憤
法脈未清詞華雜奏師之過也妾爲郎君一點慧開
當入殼矣大郎心悅誠服錄示法家僉曰數日不見
學業驟長至此其入生花之夢耶於是二郎三郎聞
嫂氏能各以文呈教王夫人曰兩叔皆天才也雖不
及乃兄元氣混淪然偏師先濟皆科甲中人耳亦盡
心指導三郎甚穎悟數月間卓然入妙旋中式連捷
南宮探花及第欲於中門懸扁額王夫人阻之曰是

不能越分應俟兩兄命懸於門右衆皆竊笑之然不
敢不從二郎奮志苦功逾年亦發榜眼及第王夫人
命懸匾於門左是時大郎猶諸生也對其妻泣曰
弟昔飛騰而去我恐沒世無聞矣王夫人笑曰偏
無濟世預言之郎君毋仄仄志龍頭屬老成自古云
然俟元氣充補自當超兩弟而上之是科僅登榜尾
又越三年果狀元及第泥金報至戚里無不佩服夫
人者翁大悅謂之曰是皆兒婦之力也今尙有幾人

未婚我欲得一傳臚婿則盡善盡美矣王夫人曰文
筆之發與不發婦能決之兩叔鼎甲亦偶然耳何能
預定傳臚耶雖然姑請試之試開文會凡邑中之生
童未婚者皆延之勿論貧富三復而得一生甚寒者
翁瞽之於家使王夫人督課之果傳臚及第翁自爲
門聯曰一婿傳臚今世有三兒鼎甲古來無

鄉序曰幼時聞我父我兄言之鑿鑿久而忘其姓氏
始徵俟補○書曰作善降祥天之定理第以一

而決利如神遠逾男子似言者過矣殊不知翁之所
活婦女千餘其精華萃於王氏一身英靈敏妙如握
寶鑑如持玉尺自然大勝凡庸且冥冥中示果報之
巧爲善人勸其何疑耶